

欽定後漢書

卷之十
五十八

後漢書卷五十八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桓馮列傳第十八上

桓譚傳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

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

父成帝時

爲太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

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之

音律謂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無射夷則

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

詁訓大義不爲章句

說文曰詁訓古言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曲枝派也

能文章

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

倡俳優也簡

易不脩威儀而熹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

音抵擊也

哀

平間位不過郎傳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

傳皇后哀帝后

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已疏晏嘿

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

之過

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主家謳者得幸於武帝生男據遂立爲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也

擅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遂而挾婦人媚道事覺廢居長門宮嫖音匹妙反見前書

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

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爲之奈何譚曰刑罰

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

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

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執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脩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

常或作賓

入白皇后如譚

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

侍中喜

○劉攽曰按傳喜非后弟當是嘉

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

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名拜太中大夫世祖卽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

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
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
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
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
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
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
爲國於是未知何以得之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

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
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
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

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

事見新序

蓋善

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

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

躁猶動也謂躁撓不定之人也

昔董仲舒言

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

事見前書

夫更張難

行而拂衆者亡

拂違也音扶弗反

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

智死

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爲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絳灌

之屬害之文帝亦疏之乃以誼爲長沙太傅鼂錯潁川人也事文帝爲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景帝卽位爲御史

大夫請削諸侯之郡後七國反以誅錯爲名遂腰斬錯見前書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

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

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

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

雇山解見光武

紀

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

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

高祖時令

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宦爲吏

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

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

中家猶中等也保役可保信也

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

收稅謂舉錢輪息利也東觀記曰中

家子爲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也

是以衆人慕効不耕而

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

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

畀與也東觀記載譚言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

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爲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畀音必二反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

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

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

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

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

定科比

科謂事條
比謂類例

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

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方猶
法也

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

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醕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

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

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

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

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

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

論語子
貢曰夫

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

七政變動
之占也

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

記

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卽讖緯符命之類也

以欺惑貪

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

東觀記載譚書云矯稱孔丘爲讖記以誤人主

也

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

黃白謂以

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

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

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

言偶中也

陛下宜垂明聽發聖

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羈同之俗語詳通

人之雅謀

羈之發聲衆物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

又臣

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

介甲也胄兜鍪也

今聖朝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

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旣無重

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
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
爲取而莫知與之爲取言先饒與之後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

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
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
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楊銜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

靈臺也

帝謂譚曰吾欲識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

讀識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
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

郡丞

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

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

餘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

之世祖善焉

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

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辯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

十六琴道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

日光武讀之勅言卷大令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

續成之

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

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

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爲

榮

馮衍傳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

野王元帝時爲大鴻臚

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也東觀記曰野王生座襲父爵爲關

內侯座生衍華嶠書曰衍祖父立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衍

衍幼有奇才年九歲

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

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所謂反經合義者也

是故期於有成不問

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

飲稱於諸侯

左氏傳齊晉戰于鞏晉卿韓厥逐及齊侯齊臣逢丑父乃與齊侯易位使齊侯御車

韓厥將及齊侯丑父令齊侯如華泉取飲韓厥乃獻丑父於卻克卻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

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

鄭祭仲立突

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

子之道也

祭仲鄭大夫突及忽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太子忽當立公子突宋之出也故宋人執鄭

祭仲公羊傳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爲知權其知權柰何宋人執之謂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

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反乎經後有

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以自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

之慮也

詭違也

故易曰窮則變

○劉敞曰案文多一日字

變則通通則

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皆周易下繫之辭也

若夫知其不可

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

猶負

失

智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

怠懈也言當急趨時

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

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

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俾惠王五代相韓謂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滅韓良家僅三百人乃悉以家財

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博浪地名在鄭州武陽縣南椎音力追反謂擊

之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

孟賁夏育並古之勇士也前書音義曰孟賁生拔牛

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也

將軍之先爲漢信臣

廉襄襄武人宣帝時爲後將軍卽丹之先

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

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

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言漢氏之德人歌舞之也尙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方今爲將

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
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
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
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與猶如也功敗名
喪耻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
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入睢陽復說丹曰
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况其昭哲者乎明哲

也商鞅謂秦孝公曰愚者聞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
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

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

語見史記

商君傳贊猶惡也史記贊作疑

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

庸常也金石以諭堅

也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

之役也

役猶賤也

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鹽

與赤眉戰死

無鹽縣名屬東平郡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

衍乃亡命河東

華嶠

書曰丹死衍西歸更以亡軍下司命乘傳逐捕故亡命

更始二年遣尙書僕射鮑

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

永字君長司隸校尉宜之子

衍因以計說

永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慙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

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

慙實也幽冥論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事非

一塗故曰萬機之變也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東觀記衍更始時爲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旣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爲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諫鄧禹之詞非勸鮑永之說